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極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二

起辛酉宋高宗紹興十一年
止甲申宋孝宗隆興二年凡二十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宋自太祖傳位於弟子孫不得繼大統者凡百八十餘年迨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自是以後嗣位者皆太祖之裔云詳具第八十一卷世系圖

辛酉

宋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金烏珠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京亳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俊與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烏珠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

福公韓世忠

封英公二年拜樞密使秦檜忌世忠力沮和議諷言者論之罷為醴泉觀使奉

金

皇統元年

春正月羣臣上主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

初御袞冕謝太廟大赦改元

封平章政事烏達為漆水郡王

烏珠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拔宋壽春渡淮入廬州俄及宋

西遼

感天后咸清六年

附夏

夏主李仁孝大慶二年春遣使如金請置榷場金許之

夏殺山訛首領慕洧

先是宋環慶將

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金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烏珠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

楊沂中劉錡敗金烏珠於柘皐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

朝請從

封福國公明年再見

益公張俊

封濟公二年拜樞密使

加太傅

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

明年再

將王德戰於昭關敗績

二月烏珠與宋將楊沂中等戰於柘皐敗績

廬州復入於宋

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

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追封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

主親祀孔子　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

慕洧以環州降金及金割陝西河南地與宋洧奔本國以為山訛首領金將薩里罕再定陝西洧復思歸仁孝知之遂族洧以

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人會合俊與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猴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

見

楊公劉
先世

從封雍公三年以三京招撫處置使入見罷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明年再

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三月下宋濠州　主宴羣臣於瑤池殿適捷報至侍臣多進詩稱賀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烏珠渡淮北歸

夏四月以韓昉參知政事

五月太師領三省事梁

表聞於金金降詔讓之

冬遣使賀金主受尊號

高麗

是歲國王王楷遣使如金賀金主受尊號

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
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
一酋披甲躍馬而出德引
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
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
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
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
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
如牆而進敵遂大敗德與
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
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
即走保紫金山既而烏珠
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
中等又敗之乘勝遂北遂
復廬州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

見

冀公秦
檜
封莘公
二年拜
尚書左
僕射同
平章事
進封慶
國公尋
上撤宗
實録遷
少保加

宋國王鄂特本卒
鄂特本後改名宗幹太祖
庶長子也國初議禮
制度正官名定服色
興庠序設選舉治歷
明時皆自鄂特本啟之
至是卒主親臨日官
奏戌亥不宜哭泣主
曰君臣之義骨肉之
親豈可避之遂哭之
慟命輟朝七日大臣
卒輟朝自鄂特本始後
世宗時追封遼王謚
忠烈

六月詔烏珠與宰執同
入奏事

班師金人臨濠州俊使沂
中救之敗績　於是皆還
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
中歸臨安
岳飛師兵救濠州不及還次
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
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
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
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
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
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
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
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
以議攻卻帝乃詔飛會師
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
還兵舒州以俟命

封冀國
公明年
再見

武昌公
岳飛
進封七
年解軍
政授樞
密副使
尋罷為
萬壽觀
使奉朝
請時秦

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
致仕
紀王阿嚕卒　主親臨
輟朝如鄧將本喪按傳
阿嚕改名宗強
秋七月以烏珠為尚書
左丞相兼侍中都元
帥領行臺如故詔還
軍中
參知政事耶律讓罷
九月統軍和珍及宋將
吳璘戰於臘家城敗
績
遣宋使莫將南歸　將
久留本國烏珠欲與
宋議和故縱之歸以

金烏珠渡淮北去
夏四月孫近罷
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
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
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
兵權乃密奏栢臯之捷召
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
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
後檜用王次翁計拜世忠
俊為樞密使飛為副使並
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
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
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
飛如楚州閱軍 俊知秦
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隷

檜力主
和金以
飛不死
終梗其
議故矯
詔下飛
於獄遂
遇害年
三十九
孝宗朝
詔復原
官以禮
改葬求
飛後悉
官之建
廟於鄂

道意
冬十一月和議成宋遣
何鑄奉誓表來許納
地并歲貢銀絹二十
五萬兩匹
宋遣使納唐鄧商秦之
地 西以大散關南
以淮水中流為界於
時五京既建復置十
四總管府凡十九路
其間散府九節鎮三
十六守禦郡二十二
刺史郡七十三軍十
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十二月天水郡公趙桓
乞本品俸詔賙濟之

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肎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

號忠烈賜謚武穆寧宗嘉定初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雲以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使同飛遇害

飛事親孝家無姬侍

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掌兵俊每獨出視師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

八月立祚德廟於臨安　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

吳玠素服飛顧與交懽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人未滅何

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發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

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秦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

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

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

詔班師還鎮　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和珍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劉家圈

門顧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

子婚其女凡有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薫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

次剡家灣時和珍希卜蘇萬衆於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桂嶺其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戰烏珠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於順昌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則以背璘然之半夜遣姚仲王彦嵬八百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於朱仙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鎮則以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五百皆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我破其衆事敗矣希卜蘇善謀和珍十餘萬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凡有所挑之和珍果出鏖戰璘以舉盡召壘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諸統制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與謀謀敗和珍走保臘家城璘圍定而後

而攻之城無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秦檜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烏珠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

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

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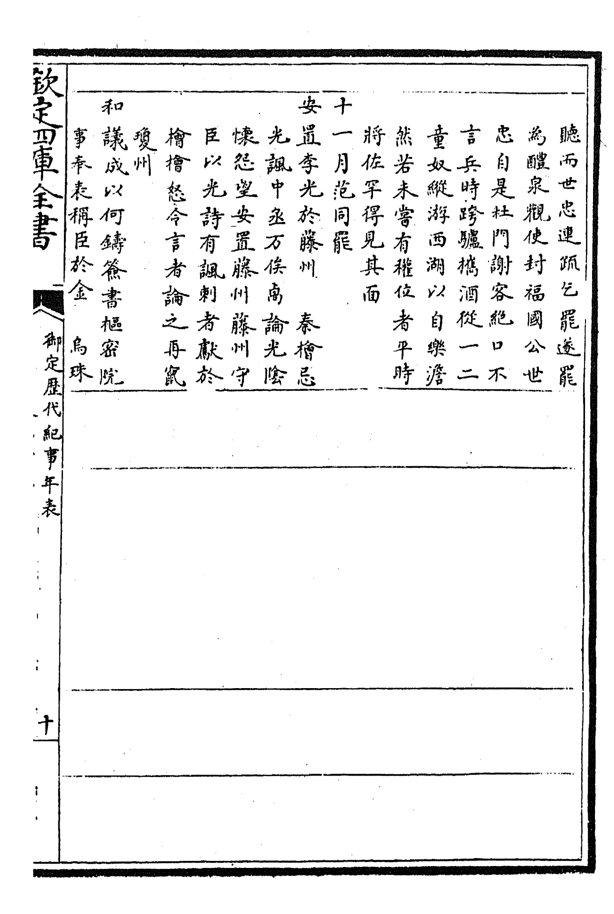
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除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憲付鎮江行樞密府俊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揺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

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

又使鵬草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



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月范同罷

安置李光於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於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於金　烏珠

以蕭毅那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

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 穀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烏珠尋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陜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

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陜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荊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之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

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

壬戌

紹興十二年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普安王瑗

皇統二年

春正月衍聖公孔璠卒年子拯襲封

感天后

咸清七

是年感

夏

夏主李仁孝大

詔諸州修學宮

何鑄還自金　初鑄與曹勛如金帝名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至是鑄還言金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放齊安王士㒟於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吳璘陛少師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

封建國公八年加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至三十年再見

平樂王

韋淵

皇太后季弟也累官開府儀同

二月遣宋使何鑄南還　初鑄與曹勛至上京首以宋帝母韋氏為請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懇請主許之乃遣還報

改封蜀王劉豫為曹王

三月以烏珠為太傅

遣左宣徽使劉筈持袞冕圭冊如宋冊其主為大宋皇帝

夏五月初置榷場於壽鄧州鳳翔府

歸宋帝父天水郡王母鄭氏后邢氏喪於母

天后蕭慶三年

氏卒子伊立立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已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回鶻

是年遣使致貢於金

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
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
皇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衮冕來冊
帝
五月初置榷場於盱眙 其
後又置於光州棗陽安豐
軍
六月安置王庶於道州
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傅會
岳飛之獄怨之諷万俟卨
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
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
祕書少監徽州居住
八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三司是年帝聞太后將自金還封淵為平樂郡王令迸於境上既從后歸詔奉朝請累遷太傅卒

清河王

韋氏於江南
立子濟安為太子
賜宋誓詔
宴羣臣於五雲樓 主
自去年荒於酒與近
臣飲或繼以夜宰相
入諫輒飲以酒曰明
日當戒因復飲至是
賜宴於五雲樓皆盡
醉而罷
秋八月歸朱弁張邵洪
皓於宋
復太宗子呼嚕為王
九月詔給天水郡王子
姪壻天水郡公子俸
宋遣使賀生辰正旦

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別宮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恐其反覆呼從者取集然後起欑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凉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欑宮總護使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張俊

進封益公二年以樞密使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至二十四年再

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平章政事漆水郡王烏達卒烏特後改名昂世祖幼子也卒追封鄆王

十二月宋遣使謝歸三喪及母韋氏

皇太子濟安卒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見楊愿賀正旦賀禮併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 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

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

楊公劉光世

徙封二年以萬壽觀使卒謚武僖追封安成王後又追封鄜王 光世在諸將

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為鎮洮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劉光世卒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詔秘書少監秦熺修日歷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歷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而相凡詔書章

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

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㮣以終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負方之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韓岳不周執羔上之

逺逺矣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覩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潭公韓世忠徙封福公二年改今封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民𠕁以食多餓死者

明年再見

和公張

浚

初罷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尋知福州再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至是封和國公至

三十二年再見

魏公秦檜 封冀公二年以和好成加太師改封魏國公又以太后回鑾進封秦魏兩國公

癸亥

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至十七年再見

紹興十三年

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為之

二月作景靈宮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圜丘

安定王令慶

襲封八年以保平節度使卒追封惠王謚襄靖

皇統三年

春三月以左丞烏頁為平章政事阿蘭為尚書左丞　初達蘭唱議以齊地予宋阿蘭廷爭折之至是主從容謂之曰鄉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當與今復取之

耶律伊立紹興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大慶四年

春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十緡曰朕觀

子游官至知南外宗正司

咸安王

韓世忠

徙封潭公二年充醴泉觀使初韋太后至自金世忠請臨平朝

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

太皇太后唐古氏殂　太宗后也謚曰欽仁

封皇子道濟為魏王

夏五月初立太廟社稷

秋八月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郡公增俸祿

葬欽仁皇后於恭陵

冬十二月遣完顏晙等如宋賀正旦　自是歲以為常

是歲大饑仁孝立井里以分賑之

人主欲消除釋老或鈇其
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
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
道盛矣至是命停給

六月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
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
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
人多以物故惟三人以和
議成得歸皓居冷山地苦
寒穴居百餘家陳王烏舍
聚落也烏舍敬皓使教其
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
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
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
蜀策烏舍持以問皓皓力

謁后在
北方閩
世忠名
慰問者
良久至
是進封
咸安郡
王至二
十一年
再見

折之烏舍怒曰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烏舍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

見秦檜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因作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邵又以書言於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

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
秘書修撰主管祐神觀尋
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
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
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
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
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
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
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
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
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
死不腐矣倫解以受弁弁
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
迫弁仕劉豫弁曰豫國賊
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

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餽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王倫還以弁奉送椒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

寄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
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
五人及還入見便殿弁謝
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
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
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
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
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帝曰
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
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陳王烏舍續綱目作陳
王古新按宋洪皓傳及宋
通鑑俱作烏舍今從之

帝書六經刻石於太學

甲子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表賀

金人來聘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疋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耶

紹興十四年

春正月樂平水闕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

秀季

偁

皇統四年

秋七月殺宋使王倫於河間

耶律伊列

立紹興三年

夏

夏主李仁孝人

中水頻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鬬於杉墩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十三年

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卻不視檜怒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卨遂求去

秦王德芳五世孫東頭供奉官令譮子也紹興以左朝奉大夫致仕是年卒至三十二年追封秀王諡安僖子伯圭伯

八月主殺子魏王道濟

冬十一月河朔地震

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者官為斂瘞之

慶元年是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仁孝親為訓導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閣下既不能建大論以正

琮伯圭至孝宗淳熙九年再見伯琮於紹興初被選入宮〻後受帝禪是為孝宗

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
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
為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安
國子也

夏 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
請也

五 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
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
之遂命代炤自是執政免
即以言者代之

閏 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
白鍔因宣言燮理乖盭洪
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
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
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
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

配鍔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 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九月徙趙鼎於吉陽軍 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等皆指為鼎黨貶斥之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

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沖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沖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愿為中丞

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為
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
其位

乙丑

紹興十五年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六月乙亥朔日食
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
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
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
兩國夫人子熺學士孫告
婦郡夫人孫塤堪坦並除
直秘閣賜三品服塤時方
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

恩平王

璩

封崇公
七年加
檢枝少
保進封
恩平郡
王出就
外第至
孝宗淳

皇統五年

夏五月初用御製小字
主止飲酒　從平章政
事烏遼之諫也仍布
告廷臣
冬十二月增謚始祖以
下十帝及太宗徽宗

耶律伊
立紹興
四年

夏

夏主李
仁孝人
慶二年
秋仁孝
釋奠太
學弟子
員賜予
有差

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秋七月放張浚於連州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illegible]齊[illegible]下三省參會大[illegible]

熙十五年再見

榮公錢忱

吳越王俶五世孫父景臻尚仁宗女秦魯國大長公主忱累官開府儀同三司

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愿希秦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是年除少保封榮國公至三十一年再見

丙寅

紹興十六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　先是知慶州薛弼言州民杇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是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皇統六年

夏五月韓企先卒　企先為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任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殺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虛中恃才輕

耶律伊立紹興五年冬金遣紐赫哈勞勒來主遇之於野哈勞勒語不遜主怒而殺

夏

夏主李仁孝人慶三年　是年尊孔子為文宣帝

高麗

二月劉豊陽乾祐二縣畀金人

秋九月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肆凡見女直人輒以之礦鹵目之貴人違官積不能平至是唐古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秋九月劉豫死

張時泰曰劉豫者

國王王楷卒子晛嗣立

交阯

國王李天祚遣使入貢於宋

回紇

遣使入貢於金

宋臣也續綱目何以繫之於金死者庶人之稱也劉豫嘗為齊帝矣何以曰死曰豫固宋臣繫之金者義絕於宋也以死書者誅其叛逆而庶人之也

冬十二月遣使如西遼見殺　先是回紇遣使來貢言西遼與其國都耶律達實已死主遣鉏赫哈努勒與其使俱往為西遼所殺

紹興十七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
參知政事
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
樞密院事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
洪皓於英州　秦檜惡皓
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
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
副使英州安置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於吉陽
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
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

豐公趙鼎

安置吉陽軍三年卒孝宗時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子汾
鼎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

皇統七年

夏四月殺文武從官十
餘人　主自即位以
來委政於尼瑪哈鄂特
本烏珠雖初年國家
多故而吏清政簡百
姓樂業既而后裴摩
氏干政朝官往往因
之以取宰相主欲立
繼嗣為后所制心不
能平因縱酒自遣酗
怒至於手刃侍臣至
是宴便殿醉殺戶部
尚書宗禮無何又殺
橫海節度使田瑴及

耶律伊

立紹興
六年

夏

夏主李
仁孝人
慶四年
策舉人

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當召用
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者條而
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置之座
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右次第
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奏行之
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故列要
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津者多
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一時之
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望人號
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為小元
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祐
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
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
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
興賢相鼎為稱首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

益公秦
檜

王植高鳳廷等
冬十二月主及蒙古和
初達蘭既誅其子
賽罕圖郎君率其父
故步曲以叛與蒙古
通蒙古益彊烏珠討
之連年不能克乃與
之議和割西平河以
北二十七團寨與之
歲遺牛羊米豆且冊
其酋鄂囉貝勒為
蒙輔國王不受自號
大蒙古國至是始和
歲遺甚厚於是蒙酋
自稱祖元皇帝改元
天興

中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川宣撫司亦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進封魏公六年改今封至二十五年再見

宋元通鑑綱目有金及蒙古和一事按金史熙宗本紀未載元史本紀始自太祖特穆津太祖以前無鄂囉貝勒之名亦無稱帝改元之事今姑存之

紹興十八年

春二月段拂罷　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遂罷

皇統八年

夏六月以左丞亮平章政事　亮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主同為太祖孫

耶律伊立紹興七年

夏

夏主李仁孝人慶五年是年復

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與
國軍居住
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敕令所删定官胡
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
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
迹檜怒之
夏四月戊子朔日食
秦熺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
讀伍次右僕射　熺乞避
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
賜禮部進士王佐等三百三
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是科
得朱熹熹時年十九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
於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

常懷覬望及為中京
留守專立威以厭伏
小人結明安蕭裕每
與論天下事裕傾險
揣知其意因曰留守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
宜有所屬誠有志舉
大事願竭力以從亮
喜遂與謀議及進平
章務攬持權柄用其
腹心為省臺要職引
裕為兵部侍郎
冬十月太師越國王烏
珠卒　自尼瑪哈死
達蘭富勒呼等皆有
自為之意邪特本獨立

建內學
選名儒
主之
增修律
成賜名
明新

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
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
住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
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
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
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
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
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
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
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
常平錢三十萬緡京西路
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
錢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
樞密院事

不能如之何使無烏
珠則國勢殆矣故國
家論功以為凡瑪哈
後惟烏珠一人耳
十二月以左丞相亮為
右丞相　亮生日主
遣近侍局直長大興
國以司馬光畫像玉
吐鶻廐馬賜之后亦
附賜禮物主聞之怒
杖興國而奪回賜物
亮本懷不軌疑畏愈
甚

九月詹大方卒
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竄胡銓於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横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閭人倪詧為守閩棣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醸成其罪未及發而詧卒事乃解

紹興十九年

春三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頒諸農書於郡邑

九月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

皇統九年

是年十二月以後為主亮天德元年

主諱亮本名都古嚕訥太祖子遼王鄂特木第二子也

夏五月出太保亮於行臺秋九月復名入平章政事　主以亮為太保領三省事會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

耶律伊立紹興八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元年

都古嚕訥實使之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愈甚

冬十月主殺弟胙王常勝遂殺后費摩氏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費摩后后白主主怒遂杖平章政事東德右丞唐古辨而殺左司郎中薩哈壽星等竟不遷東德辨二人怨

望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烏達以告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林亮曰阿林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貴摩后后白主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林惡特思

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安扎爾大王而主之弟止有常勝扎拉亮乘此搆常勝扎拉阿林達林塔斯皆殺之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薩滿入宮繼之

十二月平章政事亮弑主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布薩呼爾舊受部將本恩圖克坦額呼楚克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内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

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呼圖額呼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壻圖克坦貞及平章政事東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烏達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額呼楚克先進刃呼圖次之主頓仆亮

庚午

紹興二十年

恭公楊

天德二年

前手刃之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呼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主意欲議立后名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諡皆摩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耶律伊立紹興

夏

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趣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　賀即位也

下李光子孟堅於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

存中以少傅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封恭國公至三十一年再見

春正月主尊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圖克坦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主弑亶圖克坦氏曰上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主銜之至是追尊邪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主怒而出

九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二年

為所親陸升之言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宥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等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趯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

明日名與閻克垣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夏四月大殺宗室　初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寺呼爾察繫鞫至則殺之

檜大怒竄之容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逵請也

冬十月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升殿不拜

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北京殺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

冬十月殺左副元帥雖里罕等夷其族　主復忌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

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里延含音子博濟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威台孫吁爾察好修飾亦族之

辛未

紹興二十一年

春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

秋七月除薪米稅

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安王韓世忠卒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建安王士㟧

太宗五世孫以右監門衛大將

天德三年

春正月置國子監

二月宋使巫伋至首請迎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三月大營宮室於燕

耶律伊立紹興十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三年

軍惠州防禦使卒追封建安郡王

咸安王韓世忠

封九年卒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

主梢習經史幕中
國朝着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忠武子
彥直彥
質彥古
皆以才
見用
世忠性
戇直勇
敢忠義
事關廟
社必泒
涕極言
屢詆和
議觸秦
檜嗜義
輕財持
軍嚴重

一般之費以億萬計
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夏五月主納叔母阿蘭
及宗婦於宮

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

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

壬申

紹興二十二年

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於嶺南　初庶卒於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耳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於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

天德四年

春二月立子光英為太子

冬十二月主召濟南尹烏祿妻烏凌阿氏未至自殺　葛王烏祿時為濟南尹烏凌阿氏儀容整肅主召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

耶律伊立紹興十一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四年

王遂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循州遂於高州

夏

四月巫伋罷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夏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章夏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癸酉

紹興二十三年

春三月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夏五月潼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士㒟 封十五年初以數言事忤秦檜謫居於建至是卒帝哀之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階

齊安王貞元元年

春三月遷都於燕 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夏四月太后大氏卒 主遷都於燕親屬皆

耶律伊立紹興十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五年

從獨留徒單太后於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甲戌

紹興二十四年

春正月初詔郡國同以八月十五日試舉人

地震

夏五月癸丑朔日食

張俊

進封十三年卒

清河王貞元二年

春正月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

耶律伊立紹興十三年

是年十二月為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六年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俊卒

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錄院 初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熺子塤為榜首 上讀其策覽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塤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

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隆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

主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嘉努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二月以張浩為右丞相

夏五月始置交鈔庫 主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伊立妹富僧額權國一年

冬主卒 妹富僧額權國事 子幼故也富僧額自號永天太后號伊立曰仁宗

南丹州

先是宋大觀初以蠻酋莫公晟為南丹州刺史宣和中公晟以州事付姪延豐願入朝已而帝南渡公晟乃攻

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所部薄

馬

嘉公秦熺

檜子初以翰林學士除知樞密院事累加少保至是加少傅封嘉國公明年以

冬十一月主納諸從姊妹於宮　壽寧縣主富格等皆主之從姊妹而有夫主無所忌恥皆名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常於卧內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團觀州焚寶積監事聞帝用廣南經畧安撫使劉彥適言仍以公晟知南丹州公晟不拜命至是始貢馬來諸蠻內附於宋帝

少師致仕

曰得南丹非廣地也但百姓因以安業為可喜耳

乙亥

紹興二十五年

夏四月施鉅罷

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

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

濮王士俴

初仲儡襲封嗣濮王仲儡卒以

貞元三年

夏六月汴京火 主陰有南侵之志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主怒杖殺長寧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二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七年

交阯

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論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

秦檜專政罷襲至是檜死士僕始襲封明年再見

建康王

秦檜

改封益國公九年進封建康郡

冬十月迎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主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洮沙河主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箠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箠我有子如是寧忍箠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主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

王李天祚遣使入貢於宋宋賜使者宴以彰異數進封天祚為南平王賜襲衣金帶鞍馬

占城

國王楊卜麻疊

徐嚞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賚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也

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之

王是夕卒贈申王謚忠獻寧宗朝追奪王爵改謚繆醜子熺先封嘉國公　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

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之子鄒時闌巴嗣立鄒時闌巴遣使入貢於宋求封爵宋詔襲封占城國王

真臘

遣使入貢於宋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劫制君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父性陰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馬險如崖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穽不可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測同列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宫命論事上沈虚中草檜及熺制並令前未嘗致仕熺夜遣墳與右司員力辨但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以一二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語傾擠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之俾帝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自怒一隣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時忠臣動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良將誅言水漲詔逐之檜陛為從鋤畧盡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其頑鈍

侍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無恥者
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率爲檜
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用爭以
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忠誣陷善
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類爲功
矣章疏皆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檜自擬
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以授言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官識之
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諂者曰此
安置戶部侍郎曹泳於新老秦筆
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也晚年
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殘忍尤
言張扶爲他官知建康府甚屢興
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大獄稍
冒罷又竄呂愿中等於遠議之者

州秦塤秦熺秦焆等俱以檜黨濫料革正之莫汲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奪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以魏良臣參知政事

以趙逵為著作佐郎初秦檜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欲收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名至一見光範檜喜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逵力辭之吏從以出同

郎中以深文附之則立與權用閒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隴西侯

王德

封十六年卒贈

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吏歸不敢以其言白檜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會檜死上微聞其事至是召逵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也

檜校少保尋贈少傅二子琪順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丙子

紹興二十六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二月魏良臣罷

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

竄東平進士梁勛於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妄議邊事朕甚駭

安定王

令衿

初以秦檜方柄用安定郡王絕封者十餘年檜死次令衿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衿弟令詪

正隆元年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三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八年

交阯

王李天祚遣使入貢於宋詔加天祚檢校太師

三佛齊

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
退知樞密院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
靖康帝卒於金
命史館重修日歷　以秦熺
修不實也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
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
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
秦檜用事致仕二十餘年
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
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
篤守如此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

襲封已而令諉以爵讓令衿遂封令衿為安定郡王至二十八年再見

濮王士俴
襲封二年卒追

國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於宋

回鶻
遣使入貢於金

丁丑

紹興二十七年

事

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於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秦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金人求釁用兵而莫為之備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湯鵬舉等謂敵未有釁而浚倡異議以動國是復安置永州

封思王諡温靖

正隆二年

耶律氏

富僧額

夏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
三月万俟卨卒　卨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湯鵬舉罷

戊寅

紹興二十八年

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

濮王士輵

正隆三年

秋七月以李通參知政事　初主召倖臣秘

權國四年

耶律氏

權國五年

夏主李仁孝天盛九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

三月辛酉朔日食

秋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彊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彊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國子司業黄中使金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

士傒弟也初士傒襲濮王之封未幾卒至是士輵由建州觀察使襲封至孝宗淳熙七年再見

安定王令衿

書少監張仲軻等便殿侍坐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主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主恃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主意遂

盛十年始立通濟監鑄錢

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嗣封三年卒

與仲軻及犀小輩盛言江南子女玉帛之多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冬十月營汴宮　主遣左丞相張浩等如汴京營建宮室

己卯

紹興二十九年

春正月以皇太后年八十行慶壽禮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以金主語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

安定王

令詪

令詪初襲安定之封以爵遜兄

正隆四年

春二月籍諸路兵造戰具　主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

耶律氏

富僧額

權國六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一年

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令衿今
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衿既卒
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令韶以
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權戶部
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侍郎再
六
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襲封安
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定郡王
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
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
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
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
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
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
何時而已
陳
誠之罷
沈
該罷秋七月以賀允中參

僉中都南都中原渤
海丁壯年二十以上
五十以下者皆籍之
凡二十七萬雖親老
丁多求一子留侍亦
不聽又遣使分詣諸
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命諸路舊貯軍器並
致於燕時又建汴宮
修燕城民不能堪
夏五月宋使臣孫道夫
南還主謂之曰歸白
爾帝事我上國多有
不誠今畧舉二事爾
民有逃入我境者邊
吏皆即發還我民有

知政事

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

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主欲南侵故設此二事為詞

賢故名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静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乆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鞏三君

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皞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輿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

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

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冬十月攢顯仁皇后於永祐陵

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庚辰

紹興三十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

建王瑋

本名瑗封普安郡王十八年立為皇子更今名進封建王後即

正隆五年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七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二年

封國相任得敬為楚王

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大位是

即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為孝宗

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

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

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

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

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

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

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

加思平郡王璩開府儀同

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

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

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

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

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

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俾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俾言為檜所扼帝憮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日食

賀允中致仕

九月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辛巳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所為多效秦檜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兑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遂通行諸州

紹興三十一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

朝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雷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

楊存中 封恭國公十二年罷為太傅醴

同安王正隆六年

是年十月以後為世宗大定元年

世宗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

夏五月主遣使如宋求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八年 冬宋遣使傳檄諭富僧額出兵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三年 冬宋遣使傳檄

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

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會金人南侵詔起存中為御營宿衛使未幾仍奉祠至孝宗乾道二年再見

榮公錢

漢淮之地

隱畫工於奉使中俾人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賀宋天申節主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

主嘗密共討金諭仁孝出兵共討金人

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俾修實錄

高麗

渤海

以上二國宋撤

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名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

忱

封十七年卒贈太師子端禮

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金所言奏聞金至臨安一如主言以詆宋主

六月故遼人伊喇斡罕叛圍臨潢　初主徵兵南侵使牌印素赫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

諭出兵共討金人

士之意自倍顧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夏五月金遣使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

秋七月周麟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納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及素赫等而執耶律納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咸平府穆昆依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薩巴其勢益張主使布薩呼圖等討之皆無功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於

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為金人所却乃還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文富閉門

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偽署六院節度使 喇特罕殺薩巴自為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伊喇札巴招之斡罕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巴見斡罕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説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果有大

固守勝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懐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税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

忠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綽哈者言今日不可降也於是斡罕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主遷都於汴

秋七月大括馬於諸路

先是調馬於諸路以戸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戸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驘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文

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師兵出迎之設伏於臨障以待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截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彔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鎗胃刃出

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主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有以盜賊事聞者主輒杖而

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
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
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精
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
驟作金人攻益急勝度其
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
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
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
復募士登城以禦金兵死
傷多遁去

以成閔為京湖制置使

九月金人大舉來侵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
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
克坦喀齊喀將五千騎扼大散

黜其官太醫使祁宰
上疏諫南侵主殺之
由是羣臣不敢言

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
者 凡百三十餘人

宋使徐嘉來賀遷都至
盱眙主使韓汝嘉就
境上止之曰朕始至
此比聞北方小警欲
復歸中都無庸來賀
也嘉乃還

八月主亮弒太后圖克坦
氏九月遂大舉南侵
圖克坦后聞亮欲南
侵數以言諫之亮不
悅每謁見還宮必忿

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

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間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呼圖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

道馳還謂其屬李𥠖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𥠖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

嘗養鄭王充為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黜撿大懷忠等使弑后后方樗蒱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福娘等縊殺之及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並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里伯等三人遂召呼圖等還皆殺之封福娘為勛國夫人以特黙格為澤州

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寳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寳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寳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臨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

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璜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雅富勒琿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嘉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

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襄圖克坦喀齊喀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於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

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
河北河東河南諸路諭出
師共討金人
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錡
引還揚州　錡遣都統王
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
制閫金兵大至即棄廬州
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
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
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
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
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
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淮東遠近大震
圖克坦嘉齊喀攻黃牛堡為
宋將吳璘等所敗
冬十月國人立曹國公
烏祿為帝於遼陽更
名雍　主亮自發汴
京將士在道多亡歸
者哈斯罕明安福壽
等始受甲於大名即
舉部亡歸從者至二
萬餘皆公言於路曰
我輩今往東京立新
天子矣時東京留守
烏祿許王鄂爾多之
子太祖之孫也性仁
孝沉靜明達衆心歸

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之主亮嘗使摩囉歡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魯爾錦自汴還具言主亮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

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
虢州
王權退屯采石
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
其將完顏鄭嘉　寶既解
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
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
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
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
於石臼神風自柂樓中來
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
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
遺民遥見寶船紿敵兵入
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
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
盪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

廟曰睿宗
主亮入宋廬州
主亮入宋和州　亮入
和州以梁山濼水涸
先所造戰船不得進
命李通復造船督責
苛急將士日夜不得
休息壞城中民居以
為材木煑死人膏為
油用之
十一月主亮趨宋揚州
主亮築臺江上自
披金甲登臺殺黑馬
以祭天以一羊一豕
投於江中誓明日渡
江晨炊玉麟堂先濟

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實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降其衆三十餘人斬其帥完顔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皁角林大敗之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乃召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金兵方盛焚采石慎毋輕進浚曰

者與黃金一兩主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宋將虞允文分戈船為五部分甫畢主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進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宋軍以海鰌船衝我舟舟皆平沉士卒半溺死敗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主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主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

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
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
徑進
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
代將其軍
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
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
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
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
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横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
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
之地金人攻瓜洲汜射却
之葉義問至鎮江以李橫
權錡軍遂督兵渡江金兵
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

定此非天乎遂召諸
將謀北還且分兵渡
江李通曰陛下親征
深入異境無功而還
若衆散於前敵乘於
後非萬全計若留兵
渡江車駕北還諸將
亦將解體今燕北諸
軍近遼陽者恐有異
志宜先發兵渡江斂
舟焚之絕其歸望然
後陛下北還南北皆
指日而定矣主亮然
之明日與宋軍戰於
楊林河口復大敗率
軍趨揚州使符寶郎

軍不能當亦御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遁陸趨建康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

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請死戰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部分甫畢敵已麾數

即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逃至淮上興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主亮為下所殺

主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宋將虞允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主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主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

百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令統制時俊出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追射大敗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綖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又大敗之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

黨以亡事覺主亮命衆刃刲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勒琿富勒琿亡者殺其移昆移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主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頁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

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乃引軍趨揚州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塞瓜洲口楊存中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曰疾

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主亮營主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主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主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勒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

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張浚迎拜道左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使大磐衣巾裹尸而焚之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

十二月主雍入燕

壬午

紹興三十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食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

鄧王愭

孝宗長子孝宗

大定二年

春正月主下令赦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

耶律氏

富僧額權國九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

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請行在帝大喜厚賫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遣使來聘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

即位以蘄州防禦使加少保永興軍節度使封鄧王至孝宗乾道三年再見

慶王愷

孝宗次子初為右監門衛大將

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以張浩為尚書令　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夏四月追廢亮為海陵

盛十四年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奢侈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為廣惠王　夏主閻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

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祔欽宗於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閏月祔欽宗主於太廟

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楊椿罷

軍孝宗即位拜雄武軍節度使封慶王至孝宗乾道七年再見

恭王惇　孝宗第三子為榮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鎮洮軍

煬王　蕭玉赦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故歸田里特黜格及其妻高氏伏誅　五月立楚王允廸為太子　秋九月故遼人移剌斡罕稱帝主遣布薩忠義討平之　斡罕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主遣右副元帥紇音討之遇於長濼斡罕大敗率衆西走紇音復追敗於霧淞河斡罕去攻懿州紇音

蔡園川及馬家嶼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宋宋宣撫使吳璘命守將秦弼來說諭乃還

安南

闍婆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
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
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
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
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
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
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
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
成功齎恨而沒

耿
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
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
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
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
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

節度使
封恭王
至孝宗
乾道七
年再見

太寧王
吳益

憲聖皇
后弟也
以恩補
官累進
少保孝
宗即位

師久無功布薩忠義
自請行乃以為右副
元帥代默音忠義及
赫舍哩志寧追之至
梟嶺西陷泉大敗之
斡罕以數騎僅免收
合散卒萬餘入奚部
其黨多降斡罕自知
勢窮北走沙陀其徒
執之獻於右都監完
顏思敬送中都斬之
其黨悉平
冬十一月以布薩忠義
為都元帥赫舍哩志
寧副之　主以宋不
稱臣乃詔忠義總戎

占城

以上三
國宋並
加食邑
封爵

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爲迎合衆壯之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璘遺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遺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取德順

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寧郡王至孝宗乾道七年再見

新興王

吳益

益之弟也以武寧軍節度使累遷太尉

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埤者鬨呼相公來觀望洛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怒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

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至孝宗乾道二年再見

魏公張浚

封和國公二十一年先是詔復

永安軍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

浚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孝宗即位召入朝除江淮宣撫使進今封至孝宗隆興二年再見

信公陳康伯

乃止遺行書用敵國禮帝
手札賜遺曰祖宗陵寢隔
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
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
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
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遺
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
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
見圖書不如式抑令於表
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遺執不可金
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
見金人語不遜金欲留遺
其尚書令張浩不可乃遣
還

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

初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孝宗即位兼樞密使封信國公至孝宗隆興元年再見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
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
人復遣烏錦太師發諸路
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
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
道勝擇勇悍士三十餘騎
拒於石闥堰金軍不能進
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
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
戰殺數十人餘皆遁去勝
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
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
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
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
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
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

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鋭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

五月立建王瑋為太子更名昚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

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吴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除結金都統蕭琦為内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追封子偁為秀王　詔

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朱倬罷

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

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内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閤門事覿同知閤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

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顧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懐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强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讐敵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

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釆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

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陜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

詔吴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

鳳翔爭吴璘新復十三州

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

已而金富察世傑率師十

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

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癸未

宋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

諱昚太祖七世孫秀王子初賜名瑗更名瑋高宗立為太子改今名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春正月罷武舉十科

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棄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

福公陳康伯

封信公二年以疾祈去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改封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

金

大定三年

春三月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書抵宋將張浚謂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特們達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夏四月宋將李顯忠侵靈壁邵宏淵侵虹縣五月守將富察徒穆等俱以城降於宋

西遼附

耶律氏富僧額權國十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五年

敗遼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

甚勤且曰有宣呂慎勿辭已又辭鄜丐外祠除醴泉觀使明年再見

宋將李顯忠陷宿州博索自汴率步騎十萬攻之宋師敗還

秋八月赫舍哩志寧復遺書於宋責海泗唐鄧等州及歲幣宋遣盧仲賢來報

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又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二月黄祖舜罷

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怨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聳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張燾罷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

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

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

將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特們達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琦復降於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

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疑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申節也歲以為常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

知樞密院事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

離　赫舍哩志寧自睢陽

引兵攻宿州顯忠擊却之

金博索偎自汴率步騎十

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

大陣顯忠獨以所部力戰

俄而敵大至顯忠射却之

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

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

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

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

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

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

部兵適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適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蘇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適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

宏淵無圖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住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六月庚申朔日食

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

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

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懐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阨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餙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

章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

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謂曰有謂思退可用者對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爾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

自劾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寳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力陳六害

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袁州人夏協有女奇之

以資納於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鄧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未幾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誼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會右正言陳良翰言決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遣通問使王之望

行未晚也遂以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追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呂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

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宫為言未之與也乞名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闔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

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　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

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隆興二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昉亦還

魏公張浚

封三年

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卒

大定四年

春正月宋使胡昉至宿州元帥布薩忠義以失信執之以書進主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耶律氏富傅額

權國十一年

夏

夏主李仁孝天盛十六年

高麗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
奏請以宋社大計奏稟上
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
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
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
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
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
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
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
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
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
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
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

贈太保
尋贈太
師謚忠
獻子栻
約　浚
四歲而
狐行直
視端無
詎言有
大志及
為熙河
幕官偏
行邊壘
覽觀山
川形勢
時時與

秋八月以完顏守道為
尚書左丞　主謂守
道曰卿等每奏皆常
事凡治國安民及朝
政不便於民者未嘗
及也如此則宰相之
任誰不能之
冬十一月布薩忠義與
赫舍哩志寧復渡淮
敗宋將魏勝取楚州
十二月以女真字譯經
史

國王王
晛遣使
入貢於
宋

交阯

王李天
祚遣使
入貢於
宋

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勢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

覲見二帝北行皇族繫敵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

坐罷

六月甲寅朔日食

秋七月洪遵罷

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又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

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旅所以不及亮也

魯公陳

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
用浚浚當即日執道不敢
以老疾為辭聞者聳然行
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
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
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足矣數日而卒
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湯
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
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
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
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
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
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

康伯改封福國公二年北兵再犯淮甸帝遣使即家居召之又改封魯國公至帝乾道元年再見

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告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通事王抃如金師待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

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

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罷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賀允中罷

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臨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帝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

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圍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金人入濠州　都統制王彥

棄昭關走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

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偕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

人寇揚州之望有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周葵罷

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

以文治則玩於吳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揄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懐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二